

，他自己創出了一套迷人的理論，但是却從未曾起而行。不幸的，他的哲學却被司米爾加可夫暗暗記在心中，趁長兄米卡與父親費道爾爲了女人和財產爭執不休的時候，爲了三千盧布，他藉機殺害了費道爾。

當伊凡發現殺害費道爾的不是米卡而是司米爾加可夫，而司米爾加可夫不過是自己那套哲學的履行者，他自己才是思想上的兇手，他畏於面對他必須對他父親的死負責的事實，他無法承擔這哲學所造成的後果，終而陷入瘋狂。司米爾加可夫也自縊而亡。

另一方面，和伊凡的「大宗教裁判官」相對的是以曹西瑪長老爲表率的俄羅斯長老制——一種純然的「心靈的宗教」。除去法西瑪長老施展神蹟的那一段外，我們所見到的是如同一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觀——遠離了繁瑣的形式，冗長的教義，無特權階級，樸實而本於信仰者絕對的服從與依靠。

按陀氏的原定計劃“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到米卡被判流刑（現行版本之終局）不過是一個段落。在這之前，衝突的矛頭存在於兩種宗教觀與兩套行爲價值標準之間。而伊凡本人表面雖爲一無神論者，但在潛意識中似乎又有信徒的傾向（由他和曹西瑪長老間的對話中可知）。直到米卡被判，伊凡發瘋爲止，似乎是對伊凡所代表的一切做一個大否定；下半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預定是敘述阿萊莎投身塵世接受試探，磨鍊和最後的淨化，我揣測陀氏意圖在此作一個對應於伊凡的被否定的大肯定。可惜天不假年，終未能見到卡拉馬佐夫兄弟下半部的問世。

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貫通這本書的兩大宗教觀的衝突可看作純理性宗教觀和超理性宗教觀間的衝突。

前者在伊凡——一個十九世紀小說中的人物的身上却反映出西方對人生有嚮往又有疑惑的現代人典型的處境，西方人一無禁忌的發展科學，爲追求身處世界的真實，結果是喪失了內在的真實世界，「一切過份的真實，以至反而顯的不真實」；既然「上帝」不能以科學的方法在經驗或邏輯的範圍中獲取證實，於是便宜稱「上帝」這字眼是無意義的，但是當他高歌：「我願成爲一個沒有國土，沒有子民的國王」而去的時候，却發現作爲一個蘇格拉底式英雄的痛苦。再加上愚蠢的泛科學主義對人性的抹殺，結果是價值律和道德律的瀕臨破產，終而構成廿世紀西方文明的大危機。

於是西方的大思想家矚目於東方尋求解脫之道。仔細想想，俄國——這地跨歐、亞兩洲的國家——通行的長老制，在基本精神上已有些許相通。因爲東、西方間的根本差異便在於前者（尤其是中國）根本就不重視演繹，歸納等科學方法，省視東方任一大思想的精髓無非追求一己的安心立命或是人生某種境界的達到（正所以我以沈復爲中國文人的表徵），祇要能立足於現實環境便惶惶致力於修身，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或「梵我一如」的最高境界而不復外求，所以能不惑於外物而得免於迷失了自我。但是今日正向西方文明學步的這批思想上的混血兒不正亦步亦趨的步向此覆危之途？不但沒成「超人」反成了「嬉皮」！

海 狼

海狼的屍體被投入海中，他的生命已隨風暴消逝，但他仍然活着。他是一個真正堅強的人，一個永不曾被擊倒的自由而驕傲的靈魂。

× × ×

生存的力量是什麼？意志力嗎？理想嗎？人要生存，就必須面對着活生生的現實，克服它，以獲取維持生命所需要的食糧。人爲了要活下去，就必須蠕動，不能蠕動的生命終必要被這個世界所拋棄。

在幽靈號這艘滿佈着原始野蠻氣息的帆船上，光憑意志力，理想，這虛無飄渺的東西，是沒有用的，它不

能帶給維持一個人活下去所需要的，祇能帶給人死亡。在這裡，一個人必須學會用自己的二隻手工作，用自己的二隻腳走路，才能够站起來，不被擊倒，才能够活下去。

生存是莊嚴神聖的事，是一連串永無休止的戰鬥，絕不容許有絲毫的鬆懈與妥協。在戰鬥的情況下，勝的一方才能够生存，敗的一方祇有被淘汰，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獅子更強。一個人必須時時將自己武裝起來，隨時準備戰鬥，要做一個真正堅強有用的人，做這個世界的主宰。

○ ——— 王 津 洲 ——— ○

人類為什麼能進步？在與大自然的競爭下，是勝利者。就因為人類具有無窮盡的堅韌無比的力量，這般力量在體內不停的蠕動，促使人類克服所面臨的一切困境。

× × × ×

幽靈號，這一艘充滿着野蠻、冷酷、暴力與獸性的帆船。沒有人性，沒有同情，更沒有所謂的「公理」可言。從這艘船上，可以看到一個殘酷的事實，人為了活下去，不惜一切的付出所有的代價與人格。

海狼拉森是這艘帆船的船長，他主宰着船上的一切。在這艘船上，他是最大的一顆酵母，有着比船上其他人更充沛的體力。魁梧的身材，寬闊的肩膀，堅實的胸膛，每一絲肌肉的動作，都顯示出堅強果斷，透出一股力量。他有凶殘的本性，正因為他比船上其他人強，他是船長，他可以隨時要船上任何一個人死或活。他要船上的人活下去，為的是要有人替他工作。他似乎永遠也不關心別人，但他絕不願失去船上的任何一個人，多一個人就能多一份工作的力量。

從他的行為看來，我們祇能看到他殘酷的一面，一個污穢的生命，毫無理想與人性的動物。

但當我們聽聽他的談論，我們就可發覺那是一個寂寞的靈魂，有着明晰透澈的思想，對於生命和生命的價值有着他自己獨特的看法。

他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鋒利的劍，直接觸及問題的核心，使人戰慄。

「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一堆污穢，它好似酵母；一種可以活動一分鐘，一點鐘，一年或一百年的東西；但最後仍是靜止不動。大的吃掉小的，為的是繼續生存。強者吞噬弱者，為的是保全氣力。最幸運的將其他一切均咽下肚腹，於是牠活得最長久。」

「生命唯一的價值僅是對於擁有生命的本體而言。……別人的生命，對你有什麼價值呢？」

「有永生的靈魂嗎？」「……我不信永生，祇信死亡。」「……生命的意識是活着的，但不會永久活下去，決沒有無盡的生命。」

海狼拉森一貫的思想，構成他一切行為的本源。

對於展露在他眼前的一切，永不畏懼，永不退縮；他一直要做最壯大的一顆酵母，不停地壓搾吞食周遭較小的酵母。直到他死亡前的一刻，仍要爭取最後的勝利。

× × × ×

海狼拉森的軀體做了他自己靈魂的墳墓。他永不曾被任何事物所擊倒，但他却無法戰勝死亡。活着時，他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靈魂的光在他眼中發亮。當他失去求生存的力量時，生命也就隨着風暴消逝。從他的墳墓中，又有誰能看到那永生不滅的靈魂呢？

Fight

吳嘉林

To the anti-communist soldiers died in Vietnam

Nature fills in man's blood with fight,

From the time he comes to the world, to this

With the first cry, he expresses his hate,

Yet he fights during the later days.

Fight with environment, fight with disease.

Fight with fate, fight with conscience.

As years go by, and someday he is dead,

His tombstone fights with wild grass.

So we shall go on more a fighting,

But most aware it from gun and sword.

Though home does worth loving,

And life does worth living,

He marched with things eternal in his mind.

When the day comes without his laughing,

Some gifts he remained on the land;

Liberty, Equality,

The weapons of fight, for all the living.

I MET HER

I met her in that noon.

She passed me with a smile.

The joy, deep in heart, raised so soon,

And with the praise I could not conceal.

Like the beams of the silver moon,

How pure, how gentle, emerging through the clouds.

Then in that wonderful minute,

I could possess the feeling of a wanderer.

Things happy or sad, both far and remote,

But remembered the moment I met her.